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八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八十七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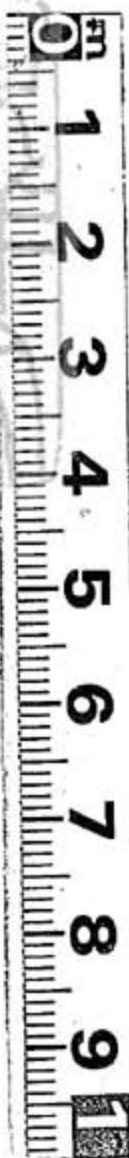
繡像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K2995
(1917)



双紅堂
小説
54(192)



紅樓夢卷八十七



第八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啣茶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號聲
猶語且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
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
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借誰
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

新傳系稿
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日無故呻吟亦當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雲憑巖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裡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着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

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唰唰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牕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甚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甚麼事到南邊去况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

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邊的也有生巧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衆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看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

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
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
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
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
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
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甚
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懷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
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鵲走
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
來一時觸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

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纔剛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給
姑娘作了一盃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
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鵲道還熬了
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
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裡熬纔是紫鵲道我也怕廚房裡
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
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
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
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却是人家這會子又
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

鶻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鶻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鶻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了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了

進來。黛玉在房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盥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偕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盃，用羹匙昏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丫鬟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鶻，添了香了，沒有？」紫鶻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己坐

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溜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上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响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會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檀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泪痕猶在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

紫鵝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檀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着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泪下紫鵝剛纔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檀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鵝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

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鵲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鵲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撻下紫鵲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尙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

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倚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卽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鵲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

咭咭呱呱不知說些甚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貼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去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寶玉站住腳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

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盃粥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廳下只見靜悄悄一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拍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

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呵嗻還有二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裡頭都死着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

微微笑着把邊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尙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看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尙未說完只見妙玉微

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无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的問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曰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甚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到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

回菴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裡灣灣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到被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請前於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灣灣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石山子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
倚欄桿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
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
是第二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
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
但聽他音啊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
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
可憐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這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
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
正議論時聽得君弦礮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
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
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
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

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
自去歇着自己的禪牀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
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啣啄啄
一片瓦响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牀出到前軒但見雲影
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尙不狠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
一回忽聽房上兩個猫兒一遞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
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
走進禪房仍到禪牀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
奔馳覺得禪牀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
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



已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
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眾都拿火來照看
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
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
麼樣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
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甚麼好人送我回去
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別的女尼忙
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
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

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牀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

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碍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狠風流的人品狠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畧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甚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和太奶奶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好姑娘你說這不是

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卽命了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蝠王積薪等所着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博兔勢却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

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與黛玉原是寶玉境中意中人且寶釵亦獨與黛玉最爲親厚實是閨閣知音久不相見若無詩札往來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

探春笑說寶釵橫豎要來無心却似有心

香風是蘭花但竟說蘭花不但文情徑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須大家看花殊費閒筆墨今以像桂花漾開卽借桂花說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數爲探春南嫁伏筆玲瓏之極

補敘柳五兒耽遲不進園緣故周匝無遺

因小毛皮衣忽見舊詩舊物新愁舊恨一時併集卽非善哭之黛玉亦當爲之酸鼻

黛玉和歌翻入琴譜若在房中獨自撫吟絕無知音聽實有何意味故寫妙玉聽琴審音知兆以見琴聲淒斷歌詞酸楚

有琴不可無棋亦借妙玉與惜春閒閒帶敘

妙玉一見寶玉臉便一紅又看一眼臉卽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鍾情不深此時妙玉已經入魔夜間安得甯靜

寶玉疑妙玉是機鋒不覺臉紅妙玉見寶玉臉紅亦自知臉紅一樣臉紅兩樣心事妙極

園中路徑妙玉若不慣熟豈能獨至惜春處下棋不過要寶玉引路爲同行之記且可同聽琴音講究一番文心何靈妙如此

寶釵四歌於紙上寫來黛玉於口中吟出又於琴中彈出文法變換不一

妙玉走魔伏起日後盜劫情事卽趁勢伏惜春之家已有定命

惜春一偈真是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較之妙玉眼界

續像紅樓夢

未淨即生意識界遂致心有罣礙恐怖顛倒夢想霄淵判絕

紅樓夢卷八十七終

紅樓夢卷八十八

第八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棋譜忍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了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甚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